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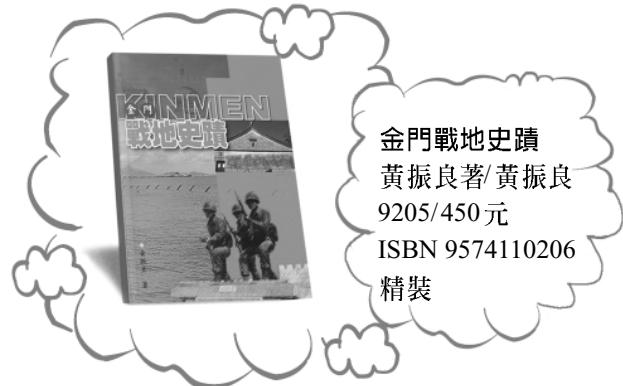
烽火的圖騰與禁忌 評介黃振良的《金門戰地史蹟》

◎ 文字工作者／陳長慶

沒有歷經過戰爭的人，不知戰爭的恐怖。沒有在戰地政務體制下生活過的人，何能領會到島民內心的痛。雖然作者所欲表達的意象不在此，他只是站在一位文史工作者的立場和角度，跳脫史料的引述，從民間的訪談與觀察，以及親身體驗、小心求證的結果；用鏡頭、用文字，留下彌足珍貴的文史供後人閱讀和參考，也同時為走過烽火歲月的島嶼做見證。或許，這才是作者編撰這本書的原委和初衷。

不可否認的，實施近四十年的戰地政務，在島民長久的期盼下，終於宣告終止；居民真正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相對於軍管時期、戰地政務體制下，「自由」二字離他們很遠，他們背負著「戰地」的包袱，肩挑著「前線」的重擔，單行法壓彎了他們的腰，戰備米的黃麴素奪走了無數的性命。然而為了先民留下的這片土地和田園，為了不願流浪異鄉成為一片無根的浮萍，他們忍氣吞聲，承受著心靈與肉體的雙重煎熬。

憲法規定人民有居住的自由，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，無辜的島民只能夠在鐵絲網下、在雷區裡求生存。從「五戶聯保」、「留宿條」、「流動戶口」、「烈嶼往返同意書」、「臺灣金門往返許可證」到「蠔民證」、「灘民證」、「漁民證」、「夜間通行證」……等，一個家庭擁有十證八證者並不希奇。因為這裡是戰地、是前線、是反攻大陸的跳板，是保衛臺灣不沉的戰艦！為了安全，為了防止敵人的滲透，不得不設限來防堵，不得不懷疑他們的忠



金門戰地史蹟
黃振良著/黃振良
9205/450元
ISBN 9574110206
精裝

貞。因而在發證之前，少不了要經過一番安全查核，通過後再造冊列管，最後始能蓋章領證。甚至「穿衣」要管制、「燈火」要管制、「路線」要管制、「汽機車」要管制、「照相機」要管制、「收音機」要管制……；竟連印著國父孫中山肖像的鈔票也要管制。除了「限金門地區通用」外，一般居民匯款到臺灣也有一定的限額，商家向臺灣採購貨物，其貨款則必須向財糧科申請匯款單，始能全額匯出。生長在這方島嶼的居民，的確是中華民國的次等國民。雖覺可悲，但也無奈。

或許，在那個高喊著：「一年準備、二年反攻、三年掃蕩、五年成功」充滿著美夢的時代裡，島民能體會當權者的心態。然而，一旦接到集合通知，他們必須放下田裡的工作，管不了放牧的牛羊和家禽，管不了家中的妻小和老幼，自備簡單的糧食，在限定的時間內，在炮火或烈日下，參與搶灘和運補、參與訓練和演習，倘若有所疏失，必以軍法大刑來伺候，「人權」二字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。多少無辜的島民被送到軍中私設的「明德班」管訓，或移送到太武山谷的「軍事看守所」坐牢。他們



並非流氓或地痞，更沒有犯下滔天大罪；倘若說有，那只不过は玩玩紙牌，排遣長久壓抑的寂寞；或是閒聊時說幾句牢騷話，抑或是查戶口時，被查到一雙軍用布鞋或一罐軍用魚肉罐頭；這些芝麻蒜皮小事，終究還是逃不過那些安全人員的眼線。他們在明德班所受的折磨，在軍事看守所所受的苦難，只有身歷其境者，始能領會到它的苦楚。

不錯，有戰爭就有和平，有破壞就有建設，遭受攻擊就懂得防禦。居民雖然受到不平等的待遇，但自從兩岸軍事逐漸地和緩，無情的炮火不再蹂躪這塊島嶼，駐守在島上的十萬大軍，的確是為它帶來不少商機；居民的生活顯然地有了重大的改善，島上的建設有目共睹。從造林鋪路、擴建機場、濬深港灣、慈湖築堤、太湖疏濬、榮湖圍堵；重闢榕園和中山林、建造東美亭、經國紀念館、俞大維紀念館、八二三紀念館……等等；企圖把金門打造成一座中外皆知的海上公園。這些傲人的成績，不得不歸功於戍守在這方島嶼的國軍弟兄們。

然而，為了要讓這些二年始可輪調或退伍的官兵，在精神上有所寄託，在身心上能得到慰藉，幾乎每個師或海空指部，都設有文康中心。除了電影院、百貨、冰果、撞球外，金防部也在各地中心點，設立「官兵特約茶室」，甚至偏遠的離島也派遣侍應生做不定期的巡迴服務，慈湖築堤施工期間，也臨時租用民房，在安歧設立「機動茶室」讓日夜趕工的官兵，能紓解一下壓抑的性。同時也在金城總室開放設立「社會部」，讓無眷的公教員工有一個發洩的地方。特約茶室的設立，除了解決十萬大軍的性需求外，無形中也減少了許多軍民之間的感情糾紛，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。

在休閒方面，每月由各單位遴選優秀官兵到位於成功村的「官兵休假中心」休假一週。

除了欣賞電影、藝工隊演出、參觀金門各景點，其三餐伙食也是一般部隊所享受不到的。每三個月再遴選一梯次的「前線有功官兵」接受國防部的表揚以及軍人之友社的招待和總長的歡宴。在十天假期裡，軍人之友社會派遣專車和服務小姐，讓這些來自前線的有功官兵，遊覽臺灣的名勝古蹟。官兵一旦被遴選上，其興奮的程度不言可喻。時值筆者服務於金防部政五組，雖然承辦的是「福利」，但「民運」、「康樂」、「造林」、「戰地政務」、「慰勞慰問」……等，都屬政五組的業務範圍。攸關這部份，該書涉獵和著墨的章節不少，故而略做一點小小的闡述和補充。

綜觀上述，它或許只是《金門戰地史蹟》裡的一些片段，但何嘗不是生長在這方島嶼的每一位人們最熟悉的一環？然而，作者以十三萬言的文字配上三百餘張圖片來詮釋這本書，但自始至終沒有用一句激烈的言辭來批判時政、或對現實有所不滿；僅僅以一個文史工作者的誠實態度，來紀錄這份戰後遺留下來的史蹟。或許，每個人對人世滄桑都會有一份同情和關懷，身為一個早期的作家、現在的文史工作者，他的感受勢必比其他人還強烈。因此，他花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，到處訪談、蒐集資料，每一個章節更以影像來彰顯它的真實感；而後詳詳細細記下每一個片段，並以55個「註」來引證它的出處，絲毫沒有掠奪他人之作據為己有之差池行為，這是一個文史工作者「文字誠實」的可貴處，亦是作者文品與人品相互映輝的展現。

除了五十年戰地歲月的陳述和記錄，作者更將文史工作者的觸角，向前延伸到明清時期的金門，讓人從金門的過去和現在，進而期許金門的未來。烽火歲月裡，金門人苦於兵禍，承平的年代，又心悸於來自內地和海上的盜



寇，就如同現代的金門一般，駐軍的增加可以為百姓帶來收入，卻必須以戰亂的生活和恐懼作為代價；等到和平的日子來到，卻又得面臨駐軍減少為民生所帶來的衝擊，難道這就是小島子民的宿命？

倘若以文學的觀點來說，顯然地，《金門戰地史蹟》除了是一部浯鄉文史外，更有報導文學的磅礴氣勢。作者從文學的路途走來，曾經在報刊雜誌發表無數的散文和小說。筆者在三十餘年前評論他的散文〈溪流的懷念〉時，曾經引用約翰·科克德對早熟的天才作家拉提葛下過如此的評語：「他是屬於嚴肅的種族，用不著等待歲月的成熟，就以渾身的智能燦爛地開花結果。」三十餘年後的今天，重提這句話的用意明朗，足見爾時的我並沒有引用錯謬。雖然他由文學創作者轉換成文史工作者，然他並沒有放棄對文學的熱衷。

在寫完《金門古式農具探尋》以及《金門民生器物》二本鄉土文獻後，幾趟祖國行，卻毫不考慮地放下另一部文史資料的蒐集。以他清新細膩、節奏明快的生花妙筆，以及豐富的想像力，在短短的幾個月內，寫出《掬一把黃河土》一本讓人印象深刻、生動流暢的散文集。然而，在過去的時光裡，他歷經過艱辛苦楚的農耕歲月，親眼目睹漫天的烽火和硝煙，親身體驗到社會的變遷和世道的莽蒼，卻始終不願以這些珍貴的題材，經營成一篇有血有淚的大河小說。誠然構成小說的要件繁瑣，但惟有像作者如此熱誠、真實、下筆嚴謹的文史工作者，方有資格、有能力、來寫下此一篇文章。

總的說來，《金門戰地史蹟》是一本文學與文史相互交融和結合的作品，無論讀者從任何一個角度來閱讀，必能從其中獲得讀後的快感，更能領會到一個文史工作者所付出的心血

和代價；進而再從他的每一個章節，看到金門戰地的原始面貌。從早期或近代，從反攻備戰到後勤補給；從海岸工事到陸空防禦，從自衛民防到軍事管制；從官兵休閒到紀念性建築，還有幾乎被人遺忘了的聚落、地名的更改，書裡都做了最完美的詮釋。作者為這塊曾經被戰火摧殘過的島嶼，留下的不僅僅是十三萬言的文字和三百餘張圖片。他最終目的是讓讀者更深一層地去了解、去體會、去包容、去寬恕在這個島上所發生過的每一件事，也同時為那個悲傷苦楚的年代做見證。

此時，兩岸的軍事已不再對峙，疼痛的歷史傷口也逐漸地癒合，戰爭已遠離這個小小的島嶼，兩岸人民已開始互動，小三通的船隻也已啓航。做為一個文史工作者，更應秉持千秋之筆，運用父母賜予的智慧，寫下不朽的篇章，把它記錄在浯鄉的文史上。為這片土地盡職、為時代盡責、為永恆的歷史做見證；用筆完成時代使命和歷史任務。

今春應邀擔任贊助鄉土文獻評審，在讀完《金門戰地史蹟》這本書的初稿時，我在評審意見欄裡寫下：「從歷史的回顧，到成長的軌跡，作者以嚴謹的筆調，優美的文辭來闡述即將被遺忘的金門戰地史蹟。文中見解卓越、引證廣博、段落分明、結構嚴密、圖文並茂，為不可多得的文史佳作。」今天我以這短短的幾句評語，做為本文的結束，似乎並無不妥之處。相信這本書的出版，必定能在文壇上生生不息、久遠流傳；也是2004年預定在浯鄉召開的「國際島嶼會議」不可或缺的史蹟導覽。它足可讓與會的國際人士和兩岸三地的同胞，更深一層地去了解金門文化的特色、傳統聚落和古厝的風華，以及戰爭遺留下來的歷史痕跡。